

梵·吠檀多·瑜伽——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

闻中 著

中国美术学院标志性成果规划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梵·吠檀多·瑜伽 ——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

闻 中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章腊梅
责任校对 杨轩飞
装帧设计 徐小祥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梵·吠檀多·瑜伽：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 / 闻中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11
(中国美术学院标志性成果规划)
ISBN 978-7-5503-0581-6

I. ①梵… II. ①闻… III. ①维韦卡南达 (1863~1902)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730号

梵·吠檀多·瑜伽——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

闻 中 著

出 品 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http://www.caapress.com>

地 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30千

印 数 0001-1000

ISBN 978-7-5503-0581-6

定 价 56.00元

目 录

前言 / 3

导论 / 11

第一章 梵 / 37

引言 / 37

第一节 原人四足：存在 / 39

第二节 自知曰明：智慧 / 53

第三节 虚己之爱：喜乐 / 68

第二章 吠檀多哲学 / 96

引言 / 96

第一节 宇宙 / 98

第二节 神 / 114

第三节 人 / 133

第三章 瑜伽 / 166

引言 / 166

第一节 行动瑜伽 / 169

第二节 奉爱瑜伽 / 183

第三节 智慧瑜伽 / 198

第四节 胜王瑜伽 / 215

第四章 宗教思想 / 251

引言 / 251

第一节 宗教实用主义 / 254

第二节 宗教神秘主义 / 263

结语 / 276

参考文献 / 289

附录一：关于《梵·吠檀多·瑜伽》的问答 / 304

附录二：桑雅士之歌 / 315

附录三：年谱 / 319

后记 / 325

前言

德国作家赫尔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其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东方之旅》的舒缓而迷离的小说节奏之间突然插入了一段神来之笔，说道：

我发觉参加了到东方的朝圣，表面上仿佛是一次明确而单纯的朝圣——但事实上，以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次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行列都在走动，朝着光明的奇迹，而每一名分子，每一个小组，甚至于连我们全伙及其伟大的朝圣，都只不过是人类，以及朝向东方的、朝向家乡的人类精神的永恒奋斗中、川流不息的一波而已。¹

这段话似乎成了一个大大的隐喻，不但表征了西方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起就已经开始的朝向“东方”的精神征程，就算同为东方子民的中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是一波又一波地往“西方”朝觐。而他们的汇聚之地就是那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遍布全地的神秘国度——印度。这个曾为人类贡献出佛陀（*Buddha*）、钵颠闍利（*Patanjali*）、商羯罗（*Shankar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还创造出诸如“空”（*Sunya*）、“梵”

(*Brahman*)、“涅槃”(Nirvana)、“三摩地”(Samadhi)等神奇意象的地域,曾被古代的中国人于汉籍中造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诸如“身毒”、“贤豆”、“天竺”等来加以称谓,而其中某位朝圣者则云:“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轶,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寘怀于棋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²可见加入这样的一种追寻,是一种极富魅力的生命经验,正如赫塞所言,往“东方”的追寻,正是“人类精神”朝往故乡和家园的“永恒奋斗”。而我们今日把类似的精神追寻指向风起云涌的印度近现代走出来的先知般的人物——维韦卡南达(Vivekananda),³也应该抱有同样的情怀和遐想。

维韦卡南达(1863-1902)原是一位寂寂无名的印度托钵僧人,信守奥义书里的隐修精神,只因风云际会而涌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革新了印度教,激励了民族意志。他还参与了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所召开的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Parliament of Religions),其丰赡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加之长年的瑜伽修行而筑就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被欧美人誉为“雷霆般的雄辩家”(Lightning Orator),而其传播印度精神的辉煌事功,又使得印度人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位杰出的先知。早在其伟大的古鲁⁴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在世之日,就曾预言维韦卡南达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⁵劈开精神界的愚昧,并把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他于1897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维韦卡南达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又曾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流归壑,而他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似乎与印度本

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加之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即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者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也是其全部作品的核心论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Yoga）实践，这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隐藏在普遍的精神修行之中，它不仅仅为印度所独有。而这一点也是他所要给世人揭晓的精神界的奥秘。另外，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我们在本论著中主要扣住维韦卡南达的吠檀多思想和瑜伽修行展开阐述。因为“梵”是印度文明的根本概念，自“奥义书”时代的古典圣人一直到现代的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拉达克里希南（Radakrishna）和泰戈尔（R.Tagore）等都是一脉贯之。至于维韦卡南达更是以“吠檀多”的传播者自命。我们知道，在印度历史上，“吠檀多”哲学的源头扎根于吠陀文献，尤其是三大圣典：《奥义书》（Upanishad）、《梵经》（Brahma Sutras）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它在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成熟期即奥义书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气拔云天的智慧之巅，被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称为“第一轴心时代”。维韦卡南达在欧美的讲演中力图展现吠檀多的精义，他在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所做的重

要讲演如《吠檀多哲学》、《吠檀多的精神与影响》，以及《吠檀多哲学与基督教》等，皆围绕此一主题展开。

维韦卡南达认为，一切思想要想在人心中立稳根基，都应该回到奥义书，回到天启与圣传的经典。⁶而“梵”正是这些经典的核心，它具有三个特征——存在（*Sat*），智慧（*Chit*）和喜乐（*Ananda*），在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中，正可构成文明对话的三个重要维度。若是我们将它放在西方文明为主场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藉着多元文明的冲撞展开对印度核心精神的论证，完全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 *Sat*、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论与 *Chit*，以及尼采所推崇的充满狂喜的酒神精神与 *Ananda*，构成深度的精神对话，即把这些代表性的西方哲学与以梵为核心的印度哲学进行全面的反思性比较，而中国哲学可以作为印度文明之友军参与它们的对话之中。这一部分的尝试也正构成本论著的第一部分，它一定程度是作为维韦卡南达的精神背景而出现。

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都无法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远远逸出了其概念所及的范围。在东方哲人看来，哲学本身就应该异于其他任何学问，如方东美先生曾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⁷因为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应是试图寻找路径，求得本源，譬如印度哲学，正是为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是内圣的体证之路，其实践方式也就是瑜伽之道。

而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也都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其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正统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他玄妙的纯粹理论并驾齐驱，这本是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这些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只是它们从不曾得到如其在印度文明里面那般的隆重

恩遇：瑜伽几乎成了印度次大陆所有的宗教与信仰的共有遗产。

当今世界无疑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考查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时，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史宾格勒的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他也是一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史学家，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细细比较了 21 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但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⁸ 其实，这种悲情的论调更意味着人们对东方文明的某种期待，即文明的对话已成了无可回避的境遇，它一定程度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根本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维韦卡南达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身体力行的先驱式人物，作为 1893 年首届世界宗教议会上最辉煌的人物，我们理当关注到他的宗教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巨大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维韦卡南达更是富有魅力的人物，并是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印度圣人之一，他当年前往美国参加宗教议会的途中，还曾于中国的土地上逗留三日，留心观察过香港、广东等地人民的生活。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尤迦南达（*Paramhansa Yogananda*），斯瓦米·穆克达南达（*Swami Muktananda*），斯瓦米·希瓦南达（*Swami Sivananda*），斯瓦米·帕布帕德（*Swami Prabhupada*），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⁹ 等等，他们先后受过维韦卡南达不同程度的激励与启发。

但平心而论，就传播“吠檀多哲学”的历史而言，维韦卡南达也不是第一人，他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Rajah Rammohum Roy* 1744—1833）就是维韦卡南达极为推重的前辈，因为他才是立于印度本土将古老的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先驱。¹⁰故而维韦卡南达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¹¹而罗易所翻译的奥义书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十九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Emerson*），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重要骁将梭罗（*Thoreau*），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¹²无怪乎此后一直追随爱默生的精神足迹而行的美国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会写出《向着印度行进》的诗歌，其辞曰：

啊，灵魂，向着印度行进！
解开亚洲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之谜，
不只是你们才是世界的值得夸耀的真理，
不只是你们，你们这些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
而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
那些精神的射程遥远的光芒，那些放松了约束的梦想，
那些潜入力深远的圣典和传统，
诗人们设想的大胆情节，昔日的宗教；
啊，你们这些比正在升起的太阳所浇灌的百合更加美丽的寺院！
啊，你们这些寓言，摒弃了已知，逃脱了已知的掌握，直上高

天……¹³

但不管怎么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维韦卡南达，更没有像维韦卡南达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传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维韦卡南达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是为前言。

注 释：

1. (德) 赫尔曼·赫塞著，蔡进松译：《东方之旅》，志文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2. (唐) 玄奘等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00年，上卷，第1-2页；又见“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下卷，第1046页）；“所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之故，谓之印度。”（上卷，第161—162页）。
3. Vivekananda，我们全文统一按照其音，译为“维韦卡南达”，以前也有许多学者译作“辨喜”的，我们在引用时尊重其意译，一仍其旧。
4. Guru，意为“精神导师”，维韦卡南达终生敬服其导师，并说“古鲁崇拜（Guru-Bhakti）是一切灵性发展的基石”。参见 *The Life of Swami Vivekananda*, by His Eastern and Western Disciples, Kolkata: Advaita Ashrama, 1989, Vol. II, p. 70.
5. 朱文信著：《第二轴心时代的福音书》，载自《跨文化对话》第26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418页，亦可参 *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Trans. by Swami Nikhilananda, New York: Ramakrishna-Viveknanda Center, 1942, p. 944.
6. *The Complete Works of Swami Vivekananda*, Kolkata: Advaita Ashrama,

- 2005, Vol. III, p. 456.
7. 方东美著：《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载自方东美全集第三卷《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317页。
 8. (英)汤因比著，王少如等译：《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0页。
 9. 譬如现代大哲室利·阿罗频多1909年于狱中不但熟读维韦卡南达的著作，而且据说曾在幻觉中听到维韦卡南达的召唤，并教他实践瑜伽。他后来这样评价维韦卡南达：“如果曾经有过强大的灵魂的话，维韦卡南达就是一个，他是人中之狮……我们感觉到，他的影响仍然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怎样，我们不太知道在哪里，在某种还没有成形的事物里，在某种真实的、高贵的、可以靠直觉得知正在兴起的事物中发挥作用，这种事物已经渗透到印度的灵魂中去了，因此我们说‘看！维韦卡南达仍然活在他的祖国母亲的灵魂里，仍然活在祖国母亲的孩子们的灵魂里。’”马小鹤著：《辨喜》，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273页。
 10. 最早译成外国文字的“奥义书”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少数几个篇章被该王朝以王子为首的学者精英译成了波斯文字，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迪配隆(A. Duperron)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藉着影响叔本华，进而影响到了欧洲哲学的整体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
 11. Swami Vivekananda, *Inspired Talks*, Madras: Sri Ramakrishna Math, 2009, p. 180.
 12. W. Stein, *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 Florida: Gainesville, 1967. 里面包括罗易翻译的“奥义书”有《秃顶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卡塔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等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1832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William Ward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1922年，也是在伦敦出版问世。
 13. (美)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714页。

导 论

按照英雄主义史观，人类的历史一定程度是专为天才与圣徒们准备的。无数的人只能被历史所塑造，而天才们却可以塑造历史。并且，如果我们愿意将历史浓缩为“人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些人其实就是历史的主人，甚至是历史本身。正如奔放雄奇的苏格兰人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云：“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效仿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¹其中最杰出的那一群就是耶稣所谓的“世上的盐和光”。²世界与无数人的命运也因着他们的思想而得以改变。在印度历史上，邃古时期的罗摩（*Rama*）与克里希纳（*Krishna*）自然在列，而此后的佛陀与商羯罗更是创造辉煌时代的人物。此名单如果还要罗列下去的话，自然应该加上近现代的罗摩克里希纳与维韦卡南达师徒两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乃是雄踞人类智慧之巅的人杰，其神圣的品质也被无数人拟之以新时代的耶稣与保罗，传播着普遍真理的福音，亦有人将他们直接比作大神毗湿奴与湿婆的“阿瓦塔”（*Avatar*）。³

近现代印度是一段不平静的岁月：国家受到欺凌，民族受到威胁，文化也遭受劫难，而宗教与哲学也被种种外来殖民主义者与传教士们所

歪曲与诬蔑。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政治与思想斗争极为尖锐。总之，这是印度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⁴ 就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阵痛中，维韦卡南达于斯诞生，并恰逢其时地担当了印度与其宗教的拯救使命。现代印度的一位著名政治领袖曾说：“维韦卡南达拯救了印度教并且拯救了印度。若是没有他，我们早已失去了我们的宗教，也再无法重获我们的自由。所以，所有这一切我们至今都还亏欠着他。”⁵

—

公元 1863 年，1 月 12 日（周一），维韦卡南达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一颇有名望的刹帝利家庭。他生于早上 6 时 33 分，即日出前几分钟。父亲维希瓦纳特（*Wiswanath*）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律师。平时喜欢阅读圣经与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的诗篇。而母亲黛维（*Bhuvaneswari Devi*）是一位虔信的印度教徒，熟谙《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这也构成维韦卡南达幼年期重要的精神养料。诞生那天正好是印度教的 *Makarasaṃkranti* 节，当时许多奉献者在恒河岸边做着礼拜仪式。因而婴儿初至人间所呼吸到的第一缕空气，应是交杂着圣河上空所回荡着的无数印度教男女教徒的祈祷、崇拜和圣乐之音。据说，出生前，他虔诚的母亲做了一个大神湿婆（*Siva*）愿意生而为她儿子的怪梦。家人将他取名为纳兰（*Narendranath Datta*）。在父母的关怀下，纳兰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男孩。

即使是在他的孩童时代，纳兰就已表现出卓异的特点和才能。除了出众的才慧与惊人的记忆外，尚有一颗对他者的善心，同时，他自小就有无畏的勇气与对迷信彻底的蔑视。而在这些特点的映衬下，使其原本就卓越不凡的仪态尤为显著。虽然他会因为对体育与阅读的痴迷而常常缺课，但最后却总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在考进大学之前，他对西

方哲学与历史已拥有广博的学识，并对近代科学有独到的领会与理解。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幼年的纳兰，深度的冥想似乎是其与生俱来的习惯，并且在睡前常有异光在其额头闪现。虽然冥想带给了他内心的安宁，但是他却渴望了解神的奥秘：因当时以他所承受的种种关于神的形而上学的教育，只能增长其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而古老的婆罗门信仰又让他备感兴趣，尤其是“奥义书”中的智慧传统对他触动很深。这导致了他理智上的不安，感到极有必要去认识一位已经与神面晤的圣者，于是他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开始拜访每一位可能遇见的著名宗教界人士或圣人。

当时，由“梵社”（*Brahmo Samaj*）⁶领导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他也参与其中。一次，他去找素有“大仙”（*Maharshi*）之誉的德·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⁷，问道：“先生，你见过神吗？”这位素受敬仰的宗教领袖一时语塞，无法回答，但是对这位年轻人却颇为赞赏，故云：“我的孩子，你有一双瑜伽士的眼睛。”可纳兰甚为失望。此后他的追问远未停止，直至所有所遇的著名圣者都没有给他提供满意解答。⁸这更加激起了他想要洞悉灵性奥秘的渴望：所有人都在谈论神，而所有人却都没见过神，何等奇怪！

当时“时母”（*Kali*）神庙⁹的祭司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 1836—1886）的神圣言行在加尔各答一带已是家喻户晓。然而起初纳兰对探访此人殊无兴趣，认定这是一位没有多少见识的乡下人，不值一见。但在种种机缘之下，他们还是于1881年12月份相遇了。结果，颇出乎他的意料，他的永恒之问“先生！你见到过神吗？”居然得到了干脆而肯定的回答。¹⁰更令他震惊并深觉迷惑的是，罗摩克里希纳还把他看成是伟大圣徒的化身，他泪流满面，好像他们在私底下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他说道：“啊！你来得这么迟。你让我等了这么久长的时间，多么的不仁慈！听着那些世俗之人虚空的话语，我的耳朵都快烤焦了。哦，我是多么渴望找到一位能理解我内心的人，以卸下我心灵的重负！”他合掌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古代圣人纳拉亚那（*Narayana*）的化身——诞生于地上是为了解除人类深重的苦难。”¹¹一开始，素以理性见称的纳兰自然将这些权作疯子的话语。但在随后五年的深度接触中，这位看似疯狂的祭司却慢慢地征服了纳兰倔强的心灵。

他们之间一开始更像是一场交锋，而不像是师徒之间的对晤。一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咄咄逼人的青年，有着剃刀般锋利的理性与对西方哲学、科学和逻辑学的深奥知识；而另一方却是一位尚未受过基本教育的婆罗门老祭司，来自于孟加拉一个落后偏僻的农村，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对圣母 *Kali* 女神的信仰。但最后还是罗摩克里希纳俘获了这位雄狮般的战士。罗摩克里希纳虽近乎文盲，但记忆力超群，对经典的熟悉程度令人惊愕，在话语里面可以随手征用。¹²

1884 年纳兰的父亲遽然过世，加上家族的纠纷，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和困顿之中。这段时间他对于导师的爱和信心也愈加稳固深入。正是导师的恩宠使得他经验到了终极的神性，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所有怀疑和动摇。当时梵社的另一位著名领袖柯沙布·钱·森（*Keshab Chandra Sen*）常常来神庙拜见罗摩克里希纳，后来他在英国受到女王的接见，并与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缪勒（*Max Müller*）等提到过这位当世活着的圣徒。¹³

罗摩克里希纳的名声日隆，而许多像纳兰一样的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拜见，并成为了他的信徒，有些后来就成了罗摩克里希纳教团的第一批托钵僧。1885 年罗摩克里希纳首次显现出喉部的疾病，后来被诊断为喉癌。但他违反医生的忠告，继续给灵性寻道者们以精神指导，并经常沉浸于狂喜之中，这使得其病情加剧。后来转移到加尔各答的花园之屋（*Cossipore*）。就是在那里，这位圣徒把日夜轮流照顾他的年轻信徒们集中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他的训练是以各人的潜质为准：“他在每一位弟子身上发展出显著的理想品质，使得每一位都成了特殊领域的典范，并